



天堂里的

TIAN TANG LI DE DEX DAO XUE

小溪

程颐平 ● 主编

天堂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见过
那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
在人生的旅途上，
有时候请停住脚，
转过身，看看身后的风景。
也许，天堂就在你曾经路过的地方。

古吴轩出版社

GUWUXUAN PUBLISHING HOUSE



天堂里的小溪

Tiān Táng Lǐ De Xiǎo Xī

程颐平 主编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里的小溪 / 程颐平主编.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6

ISBN 7-80733-053-8

I. 天… II. 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4821 号

责任编辑: 长 岛

装帧设计: 木 心

责任印刷: 蒋家宏

责任校对: 徐芳后

书 名: 天堂里的小溪

主 编: 程颐平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szrbs.net/gwx E-mail: gwxch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25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33-053-8/G·337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本书内容

2001年,扬州自来水总公司、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限公司(原江阴市自来水总公司)本着以文会友、促进企业间文化交流的目的,举办了第一届金秋笔会。第二年镇江自来水公司加入,遂形成澄、扬、镇三水司金秋笔会。每年的金秋十月,由三家单位轮流承办,对三家水司职工的业余文学作品进行评比。

经过五年五届笔会的举办,涌现了一批好文章,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优秀作者,同时也增进了三地水司间的交流,在全国水行业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了各地水司的好评。为纪念“澄、扬、镇三水司金秋笔会”创办五周年,繁荣企业文化和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特出版此书。本书收录了三地水司历年参加笔会的获奖作品,同时还收录了三地水司其他未入选的优秀作品若干。该书的所有作品均为三地供水企业职工在业余时间创作的作品,体裁有散文、诗歌、小说、游记、寓言、随笔等,记录了他们在工作、生活、学习过程中的思考和感想。

《天堂里的小溪》编委会

主编：程颐平

编委：许庞春

张镇涛

何本荣



序

这是一次自由的心灵之旅，一如书名所示，它清澈自在，从容不迫，有着润泽的水意和略带羞涩的姿态。

它像田野里的新风，随意而来，飘飘荡荡，携带的尽是泥土的清芬。那些真实的心灵，就在这携带着清芬的田野的新风里，向我们美好地走来。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文字，是来自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限公司、镇江自来水公司和扬州自来水总公司三地供水企业职工在业余时间创作的作品，体裁有散文、诗歌、小说、游记、寓言、随笔等。三地供水企业，本着以文会友、促进企业间文化交流的目的，在每年金秋十月，轮流承办笔会，忽忽已历时五届。

本书的结集出版，就是历届参加笔会的获奖作者的作品。四十多位作者，七十多篇作品，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笔涉人生、生活和社会诸多方面，或讴歌理想与爱情，或低吟彷徨与伤感。长歌短调，真情实感，皆以纯洁、透明的心境感知人生和社会，有心人会在这本书里，采撷到令人感动的旋律。

以笔会的形式，以以文会友的形式，达到增进企业间的交流，繁荣企业文化和推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澄、扬、镇三地水司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个别出心裁而又棋高一着的尝试。这样的尝试令人赞赏也令人羡慕。工作在这三家水司企业的员工们，是有福的。当这些记录

他们在工作、生活、学习过程中的思考和感想的文字一年一度参与评比和展示的时候,当它们今天被集以成册,并予以公开出版的时候,我相信,一种美好的,更为强大的企业凝聚力,也在不知不觉间贯注了他们的全身。

三家水司企业,做的是永系文化,写的是水性文章。在这片富饶美丽的水网平原上,他们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用多彩的水笔,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水意润泽的和谐家园。这条流动着的天堂里的小溪,每一滴晶莹的水滴,都折射着太阳的光辉。它的文章远远没有写完,在未来的时日,相信还会越发精彩。

王 翔

2006年5月31日

目 录

天堂里的小溪	邹 扬	1
听 蟹	余志明	4
女人三十	梅 艳	7
城市歌手	马 倩	10
情感·酒·人生	梅 艳	12
鱼叉情缘	沈国平	15
闲话诸葛亮	孟宪威	17
秋游北固	邹 扬	21
品 茗	周韶仙	24
夜访西津渡	王伟才	26
怀念太湖	王一平	28
枫叶飘红的季节	林 丽	30
我家的“吉祥树”	程德华	32
井·水站·老虎灶	高敏德	34
下雪的日子	王伟才	36
雨 图	胡 祥	38
深秋话菊	吴兴裕	40
竹之风韵	吴兴裕	42
跳 棋	马 倩	45

鱼 头	许庞春	47
外公的菜园子	陆红萍	49
落雨潇潇	黄 琦	51
清幽雅静竹林寺	王伟才	54
“矮老头”	余志明	56
秋游黄果树	程德华	60
老 街	刘丽丽	62
栖霞随想	张 婕	64
感恩的心	周韶仙	66
后 来	刘丽丽	68
雨中的老人	江 霞	71
桂花开了	胡友军	74
小鱼的故乡	刘丽丽	76
不能忘却的纪念	胡友军	78
拆 迁	刘丽丽	80
老街和男孩	胡 祥	82
难忘的突击抢修	王惕成	84
印 记	孟宪威	86
打“的”变迁	王一平	92
L地断想	高敏德	94
朋 友	孟宪威	96
父亲的目光	陆伟安	99
碎 瓷	许庞春	101
相逢如歌	杨 玄	103
一条青鱼	吴兴裕	105
路飞扬	惠丽娜	107
亲历家教	杨 玄	109

方先生	吴兴裕	111
割稻子	骆才良	113
给你的	徐筱菡	116
上校的眼泪	陈冬梅	119
相对善良	许彪春	121
友 情	张 静	123
失	张 兰	125
民 工	许彪春	127
深秋月明夜	王伟才	129
你快乐吗?	王一平	131
都是减肥惹的祸	李 旭	135
秋游凤凰岛	林 丽	137
小 芳	张 娟	139
音乐情结	周韶仙	142
钻 戒	袁亚静	144
吾家有女	陈 燕	146
烛光里的妈妈	周韶仙	148
桂花飘香时	栾 清	151
篮球人生	朱 骏	152
美丽的青岛	袁亚静	154
望星空	陆 逸	156
秋 赋	唐国平	158
母 爱	江 霞	159
秋天的落叶	江 霞	161
苦丁茶	张 捷	163
水乡纪行(三则)	孟宪威	165
因为亲近 所以美好	王 念	167

关于朋友	陆伟安	169
忍 耐	陆伟安	171
别	马 倩	173
灰 云	夏春岸	175
归 航		
——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	吴晓方	177
残 雪	吴晓方	178
黑埃及	张 婕	182
此岸与彼岸		
——鉴真大师东渡一千二百五十周年感怀	孙小强	184
夏景抒怀	胡彦章	185
江阴风景八吟	黄 琦	187

天堂里的小溪

邹 扬

十多年前,母亲在九华山脚下的一座叫庙前的小镇上工作。每次回来探亲,我都会缠着她给我讲那里的见闻。母亲告诉我,打开住所的后门,就是一条小溪,溪里流的,是山里涌出的泉水,那水晶莹透亮,低下头可以看到成群的小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抬起头,远远近近有很多山峰,山上种着成片的竹子;竹海的涛声传说那些大山神仙的故事,仰头听着母亲的描述,我的心也跟着飞到那大山下、溪水边。母亲答应我,只要我在家乖乖的,暑假我就可以去那里。

出发的前夜,无法压抑的兴奋让我一夜无眠,当车停在小镇车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我第一次踏上这块异乡的土地,却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镇上的房子多是古老的徽派民居,山墙上都有搭成马头形的翘角,黑瓦白墙,淡淡的炊烟由烟囱冉冉升起,融入蓝天。青石板铺成的小路蜿蜒其中,沿着石板路走过一座小石拱桥,梦中的小溪从桥下欢快地流过,溪水潺潺跳过水底大大小小的卵石流向远方。

离开了喧嚣燥热的城市,没有父亲的训斥,没有作业的烦心,我生活在清新宁静的小镇无异于天堂一般。让我难忘的除了母亲的呵护,就是这条穿镇而过的小溪和许许多多我从未见过的新事物。

去小溪捉鱼是晴天的必修课,母亲不允许我上午下溪,说小溪是山泉汇成的,山泉性凉,上午太阳还没把它晒透,得到了下午,溪水从山上一路下来,流到小镇上的时候已经饱晒了阳光,变得温温热热的

才行。拿一只米箩就能有不少的收获，伏在溪底的虎头鲨是最好捉的，它们自以为聪明地把身体埋在沙里，只露出两只眼睛，看准了用米箩连着沙子一起兜起来就行了。翻开石头，还会意外地抓住一只小石蟹。但有时也会受到惊吓，翻开另一块石头，一阵泥雾里飘出一只像蜈蚣一样的东西，会让我马上跳开半天也不敢接近那片水域。小溪里还有一种当地人称做彩梭的鱼，样子很像柳叶，身上却是如彩虹般斑斓的颜色，它们喜欢在水流湍急的地方逆流而上，一遇到惊吓便顺着水箭似地四下散开去了，当地人就利用它们的这种习性在下游张网捕捉，再晒成鱼干来卖，即使成了鱼干，身上的颜色依然如织锦样的鲜丽。有一次，我在岸边的石缝中捉到一只棕黄色长相很奇怪的龟，有一只手掌那么大，刚捉到的时候还张着嘴向我“哈哈”地发凶，我提着它飞奔回家拿给母亲看，母亲笑着说，整天泡在水里，还真给你泡出宝贝来了，这种龟叫三不像，你看看，它像什么。仔细瞧来，它与普通的乌龟还真不同，脑壳很大，以至于不能缩进背甲里，嘴成钩状，似老鹰的喙；四条腿像传说中的麒麟覆满鳞甲；一条长长的尾巴却和穿山甲一模一样——呵，它不就是这三种动物的化身么。泡在溪水里，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直到口头落了西山也浑然不觉，巴不得自己也变成一条鱼，永远在这山泉中游来游去才好，总要岸上的母亲催促好几次，才依依不舍地上岸。进了家门，早有一桌美味的山珍等着我了，愉快的心飘飘然，觉着神仙怕也就是这般日子吧。

下雨的时候，小溪一改往日的柔柔脉脉，山上的雨水挟着泥沙汹涌而下，水而比晴天时宽了一倍，硕大的水牛也很难在水里立住脚。我不是水牛，所以只能留在岸上，搬张竹床坐在屋檐下发呆。雨渐渐小了，溪边变得朦胧起来，天上的云悄然落到了凡间。这云如衣裳丝丝缕缕，有的绕在屋顶的马头角上、有的飘在青石板上、有的挂在石拱桥的桥洞里，宛如人间仙境一般。不远处小石桥下慢慢地升起一把粉色的纸伞吸引了我的目光，再看那伞下的人儿，穿一件嫩绿色印花斜襟中

袖衫，淡紫色长长的褶裙随着她袅袅的步子摇曳着，惊起片片落在石板路上的云，我目送她的身影盈盈远去，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云的衣裳，一缕一缕，悄悄地，退得一干二净。母亲见我发呆，笑着问我：你看过像蝴蝶一样飞舞的蜻蜓吗？当然没有，可是肉眼是看不出蜻蜓翅膀振动的呀。母亲牵着我的手，沿着小溪来到一片竹林，因为刚下过雨，竹子都绿得发亮。在哪儿啊，哪里有蜻蜓嘛。我正嘀咕，却看见母亲伸出手去摇几棵竹子，竹叶上的水滴落了下来，我抱住头，眼前，不知道从哪儿飞出了无数桔红色的蜻蜓，我到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那鲜活的颜色，就是画家的调色板上也没有的，它们就像童话里的精灵一样上下扇动着翅膀，如漫天飞舞的樱花飘在眼前，耳边“沙沙”的一片，分不清是竹涛，还是它们扇动翅膀发出的声音。我忘情地笑着看着，渐渐地，不知身在何处了。出了竹林，雨完全停住了，我惊奇地发现，刚才还远远的朦胧大山，一下子就到了眼前，仿佛伸手可及，雨后的大山澄明、洁净，夕阳斜挂在山尖上，映得山石似金、山木如黛，也映着我和母亲脸上的灿烂。

天堂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见过。那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在人生的旅途上，有时候请停住脚，转过身，看看身后的风景，也许，天堂就在你曾经路过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小镇就是我的天堂，那条载满快乐的小溪，永远流淌在我的记忆深处。

听 蟹

余志明

“听螃蟹”，在镇江市高资镇一带，也有不少村庄的人把它叫做“收螃蟹”。我所在的家乡的村庄附近，就把这“听螃蟹”叫做“收螃蟹”——即趁着夜色，利用小马灯或罩子灯（都是点煤油的灯），乃至手电筒，蹲在河塘边捉螃蟹。这“听螃蟹”可有意思啦。记得我第一次“听螃蟹”是在1971年10月一个星期三的晚上，那次，是我跟着父亲在离村一里多远的—个叫做荷花塘边去“听”的。

白天，父亲领着我踩好点——即把荷花塘边通往下口的“小子坝”的缺口挖开，让它形成一个自然的、水流不急不缓的趟水沟。因为，水流太急，螃蟹来了，尤其是一下子来几只就不容易全部将其抓住。若水流过小，在下水口形不成一点流水声，就不大容易吸引螃蟹到此处来玩耍。

傍晚，父亲和我早早地吃过晚饭，天一黑，我们便套上旧棉袄，提着小马灯，夹着一捆稻草来到“收螃蟹”的地点。这晚是皓月当空、北风嗖嗖，田野里的稻谷大部分已上了场。只剩下铺着稻秆的田地里撒满了浓霜，整个大地是一片银色的世界。我们把小马灯放在事先挖好的，既能照到沟口至下端五十厘米处，同时更能明显地照着塘口，而且又能防止风把灯吹灭了的地方。将稻草平铺在沟的两边，父亲和我分别侧卧在流水沟的南北两侧，静静地等待着螃蟹的到来，如同电影里的八路军埋伏在村头等候鬼子进庄。

不多时，灯光能照到的河塘两米处的水面泛起了几颗星，我父亲说，有螃蟹来了！让我不要乱动。此时，我胸口像揣了一只小兔，突突地跳个不停，就像第一次上战场的新战士，生怕一有闪失会将鬼子吓跑了。还真灵，不一会儿，塘口就涌起了一阵浑水，紧接着就见一只螃蟹缓缓地 toward 沟口爬上来（因此塘无缓坡，不等螃蟹爬到沟口是看不到的）。当它爬到沟口时，慢慢地支起八只爪（脚）、撑起整个身体，同时张开两只毛绒绒的大钳，从嘴上方带有壳刺的边缘处竖起两只如同炮兵侦察员在指挥所里用的“炮视镜”似的眼睛，向流水沟口附近静听窥视了好一会儿（其实螃蟹是聋子，正常讲话它是听不见的，但它的眼睛特别尖）。此时的我则趴在小马灯背光这边的沟岸旁是一动不敢动、大气不敢出一个。大概是这只打头阵或探路的公蟹没有发现“敌情”，于是便迅速地顺着流水沟的中央部位向下口飘滑过来，当这只螃蟹刚进入流水沟二十厘米不到的地方，当我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守候在沟对面的父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强有力的左手将其捺在沟底，并迅速地把它抓到蟹篓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可谓娴熟之极，就像电视里的动物世界栏目中放映的老鹰捉田鼠——一抓一个准。当然，这第一只蟹由父亲作示范先捉是我们事先商量和分工好了的。

第一只蟹被捉住后，以下就是每隔几分钟或是十几分钟就能捉到一只，因为后面的螃蟹绝对没有第一只那么诡，它们大多是不紧不慢地向着有灯光处的流水沟爬过来。当然，这以后抓蟹的实践任务和功劳都是我的了，好在事先我父亲就将我安排在流水沟的左侧，使我用右手捉蟹更顺当些。大概是第九只蟹（有可能是第八只）也是我父亲抓到的。因为我眼睛死盯着上塘口，根本不知道从沟下口的“小子坝”爬上来一只蟹，实际上我父亲那次早听到下水口的流水声稍有了一点异样，并估计到下塘口可能有螃蟹爬上来了，所以，当爬上来的螃蟹一旦在沟中的灯光照射处显现，便立刻被逮了个正着。

那天晚上，我们共捉到十三只螃蟹，外加一只螃蟹脚。因为，那第

十四只螃蟹刚爬上沟口，由于我心急，手未按着蟹身，只捺着了中间的一只脚，那只受了惊的螃蟹顺势向塘片底一滑，丢下一只脚，便消失在荷花塘中。后来我们又在沟口处等了一会儿，不见有什么动静，照我父亲当时说，那只逃掉的蟹可能报信去了，今天不会再有蟹来了，所以，只好打道回府。

回到家中，母亲看我们收到了十几只螃蟹很是兴奋，便逐个将它们过了秤，那第一只抓到的最大，超过了半斤，最小的一只也达到了三两六钱。奇怪的是，那天我们收到的全部是雄蟹，无一只是雌的。难怪有人说：“公的贪玩，母的嘴馋”，仔细想来还真有些道理。

此后，当兵前的两年里的10月至11月份，我独自又“听”过几次螃蟹，都有收获，但不大，从未超过十只以上。

今年阴历十月初一（10月25日），我回到家乡的祖坟山祭奠两年前去世的老父亲，顺便在田间塘口转悠了一会儿。真是触景生情，记忆的闸门立马打开，往事历历在目，使人浮想联翩……此刻，我又想起了老父亲生前讲过的“收螃蟹”的“三字经”：北风响，蟹脚痒，到处爬，要下江（意思是螃蟹要回到长江里过冬）。眼下，那个第一次“听蟹”的荷花塘已不复存在，因为它就在最近被一条省高级公路填埋。但只要步入田间塘口，听蟹痕迹却依然依旧，而敬爱的父亲已与我们永别……父亲的音容笑貌却仿佛就在昨天。